

為何傳媒冷待DBC停播？

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（英文簡稱 DBC）去年八月才正式試播，惟試播至正式廣播只有一年多，最終在股東不願注資的情況下，走上停播的命運。若從正式啟播時間計算，DBC 實際廣播不足一月，成為本港開埠以來，最短壽命的廣播機構。

三十四年前，本港也曾發生廣播機構倒閉事件。一九七五年九月開台的佳藝電視，因受發牌條件限制，需要把部分時間播放教育節目，令佳藝電視每天傍晚六時才能正式播放節目，影響收支平衡，經營不足三年，最終在七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停播。佳藝電視停播，除因經營虧蝕外，亦有傳當時的港英政府不容中國大陸資金入股本地電子傳媒，令它「返魂乏術」走上「絕路」。倘若佳藝電視倒閉，與資金及政治有關，那麼，DBC 便是佳藝電視的「翻版」，特區政府對待 DBC 的態度，跟港英政府當年對待佳藝電視的態度不遑多讓，同由他們自生自滅。

DBC 被視為前朝「餘孽」

自回歸之後，新聞自由倒退及傳媒自我審查情況日益嚴重。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本年十月八日至十八日的調查顯示，在一千零十二名香港市民中，有百分之二十四市民不滿意新聞自由，為九七年以來最高。百分之四十九的市民，則認為新聞傳媒有自我審查。為了捍衛新聞自由的核心價值，近年不論是新聞教育工作者、新聞團體組織、甚至是傳媒機構，遇上言論及新聞自由被打壓，都齊齊發聲捍衛。不過，DBC 的停播，卻遭同業冷淡對待，聲援之音微弱，其因何在？

輿論一直指出，DBC 獲發牌，跟曾蔭權政府有莫大關係。DBC 的主要股東，包括李國



寶、李國章、夏佳理及曾出租深圳東海花園頂層複式給曾蔭權的黃楚標，都是曾先生的好朋友，

當中，黃楚標及鄭經翰更是 DBC 最大股東。大眾認為，鄭經翰在曾蔭權的「祝福」下，獲廣播牌照，對政府的批評不會過於嚴厲，甚至替政府護航，即使曾蔭權朝代過去，也是由曾班子的唐英年主政，沒料到梁振英「爆冷」當選特首，DBC 頓成「前朝餘孽」，由於曾、梁不和已是人所共知，與曾蔭權關係密切的 DBC 不為當朝所用，遭受打壓也是「咎由自取」，故同業多「袖手旁觀」，不願為其聲援。

另一方面，同屬曾蔭權好友的一群 DBC 股東，見政治形勢改變，發牌至啟播已花兩億，在失政治價值，又無商業前景之下，紛紛「跳船」，不願注資。為免事件成為敏感的政治議題，大股東之一的黃楚標向外界指 DBC 經營不善，注資等同「燒銀錢」，令公眾覺得 DBC 「滅亡」是自身經營問題，未必與政治及言論自由有關。事實上，傳媒對鄭經翰處理 DBC 的財務也有質疑。基於 DBC 獲牌照的背景，同業認為股東缺裂，是源於 DBC 失去「雙重利益」，因此有理由相信 DBC 「拔喉」，非因政治外力「被自殺」，而是內在的「政治利益」及經營不善而步向死亡。

傳媒低調報道模糊焦點

另一邊廂的特區政府，自梁振英當選後，遭傳媒連番「追擊」，除自身的僭建醜聞，麥齊光騙房津；陳茂波經營「劏房」、酒後駕駛，全由傳媒揭發，特區政府的民望，也因傳媒連番醜聞的報道而下跌，政府在「得傳媒、得天下」的道理下，攏絡傳媒支持，不論是梁振英本人，或一眾政府高官，破天荒連番接受友好傳媒訪問，對「敵對」的傳媒抱「敵對」態度。在敵我分明「靠邊站」的情況下，親政府傳媒，樂於在 DBC 事件自動「滅聲」；又或低調報道；又或模糊焦點，令外界把 DBC 問題對焦在經營方面。至於「敵對」傳媒，礙於 DBC 曾有親政府背景，收聽率和市民支持度不高，事件較難引起讀者關注，亦冷待它的生死。

DBC 基於自身背景未為新政府所用，開台後不斷與政府對著幹，停播事件未被傳媒「炒

熱」，社會各界對其停播反應不大，特區政府「樂見其敗」，以商業糾紛為由，拒絕插手，讓前朝「餘孽滅亡」，又豈會因公眾利益為DBC「急救」？

佔DBC 23%股權的大股東鄭經翰，深知傳媒對其冷待原因，也明白梁振英不欲他「遺害特區政府」，遂把DBC停播問題轉移至政治層面，除公開中聯辦干預電台營運外，一段董事局會議的聲帶，揭露有股東不願DBC成為政治包袱的潛台詞，把DBC「拔喉」連結政治打壓、言論自由等議題，企圖觸動傳媒與港人的逆鱗，望重拾群眾、傳媒同業、社運組織的支持，又仿效反國教運動，在政府總部外集會。可惜，鄭經翰的策略並未湊效，一眾傳媒仍然低調處理他的「揭底牌」。

免費電視牌照遙望無期

須知道，DBC停播，牌照將面對收回之風險，若牌照被政府收回，政府是否願意重新發牌？還是把牌照發給友好，讓香港社會充滿「和諧」氣氛？姑勿論DBC「拔喉」誰是誰非？如事件涉及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等核心價值，為捍衛公眾利益，傳媒有責任客觀報道，釐清問題，分析並探討事件對大眾的影響，開放公共空間讓市民討論，讓政府清晰知道傳媒和市民對事件和議題的態度。

免費電視牌照的拖延，給大眾極大的啟示，現任商務及發展局局長蘇錦樑，在上屆政府任職時曾說，免費電視的牌照有望在上屆政府完結前發出。可惜，今屆政府開局已四個月，免費電視牌照仍未知何時正式「誕生」，對此，新政府官員無人表態。



牌照的拖延，已不再是商業問題，也不是司法覆核的挑戰，而是現屆政府是否願意基於公眾利益，開放更多廣播頻道，讓大眾市民接收多元的聲音，還是希望廣播頻道的聲音愈來愈窄，走向單一，以利政府的管治。免費電視牌照的最終定案，將是政府就言論自由一次標誌性的表態。

公共空間的收窄

DBC停播，是純商業糾紛？還是政治施壓？只有DBC的股東最清楚。不過，有一點大眾必須清楚，DBC停播，從此少了一個獲取資訊的渠道，少了一個發表言論的大氣空間。傳媒同業、新聞工作者及傳媒教育工作者站出來，不是要為DBC發聲，而是為大氣電波下的言論自由發聲。

三十四年前，佳藝電視倒閉，未能打破本港只有兩間免費電視台的局面，此後的三十四年，香港未再有第三間免費電視台。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聲音，也只聞樓梯響，不論大眾對兩間現有免費電視的新聞或製作有任何不滿，也沒有第三方免費電視資訊的選擇。如今，正式播放只有一個月便結束的DBC，會否重蹈佳藝電視的覆轍？在可見的未來，究竟會否有新電台或電視台出現，擴大公共領域的質和量？還是政府繼續「閉關」，持續攔絡，讓言論空間日益收窄？

黃天賜
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